

鱼归潮

□鲁迪

车子在大桥下的一家饭店前停了下来。在点菜间，他看到了许多锃亮新鲜的海鲜：带鱼、鲳鱼、滑皮虾、玉秃、皮皮虾、小黄鱼、马鲛鱼……层层叠叠，品相饱满，他默数着，庆幸自己还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

饭店很小，典型的夫妻店，老公烧菜买菜，妻子做服务员。他刚才进门去洗手间，看见烟气升腾的厨房里，蹿得老高的火苗跳跃着，欢快而又热情地舞动。这个壮实的男人赤着膊，身上套着一条围裙，正满头大汗地烧着菜。

点菜的女人40岁不到，穿着图案有点花哨的连衣裙，“您初次来岛上吧？我们这儿的蒜蓉粉丝蒸扇贝、白蟹蛋羹、清蒸沙鳗很有名的，还有螃蟹炒年糕是我们店的招牌菜，很多人特意跑过来就为这道菜呐。”女人殷勤而又热情地介绍着。

他看到了那条鱼，仿佛是多年后的久别重逢。自他离开小岛，求学、工作、成家，在那个远离家乡的北方城市安定下来。起初，他还留恋着海岛的风、物、人，渐渐地，他融入了当地环境。他对食物本就不是一个挑剔的人，当地菜

场也会有一些海鲜。对吃什么和怎么吃，他抱着能吃就好的态度。

他有多少年未见到这种鱼了，它身上辨识度很高的黄白相间的斑纹，如穿着条纹衫的窈窕女子。他默数了一下：背、胸、腹、尾鳍，加起来刚好是十六枚坚硬的鳍棘，犹如翅膀，随时要飞起来的模样。这条鱼虽然已死，模样依然周全，未见一点凋落衰败。他笑笑，点点头，指着说，来道清蒸十六枚吧。

女人立刻睁大了眼睛，笑来说：“您是本地人啊，您这气质打扮，我还以为是外地来的哪位大老板。这是我们东海的高端鱼种，怪不得您这么识货。”

几十年前，他还是一个渔村小男孩，一天晚上，他拿着手电筒，去海边钓十六枚。他突生这个念头，是因为听了爷爷给他讲的关于十六枚的传说。

很久以前，一位渔民梦见神仙告诉他，只要他能够找到身上有十六根硬刺的鱼，以后出海时，鱼就会自动往他网里钻。经过努力，他终

于在礁岩边找到了长着十六根硬刺的鱼。这位渔民用这种鱼做饵，果然，每次出海，都是大获丰收。从此以后，这位渔民成为了当地富翁，而这种鱼也被当地人称为“十六枚”。

他花了三个晚上，终于钓到一条小小的十六枚。那条鱼反应强烈，拼命挣扎，几乎把他拖垮。他的心“扑通扑通”乱跳，生怕鱼脱钩逃走。在抓鱼的间隙，他的手被鱼鳍刺了一下，顿时血流如注。折腾了好久，他才拎着装有十六枚的塑料桶一口气跑回了家。

起先，鱼还是活的，在桶里游来游去，大片的水花自桶里飞溅出来。他在睡梦中听见鱼尾甩水的声音，像是大海里无数的鱼齐刷刷跃出海面，那种情景既恐怖又忧伤。他每天都会蹲着去看一会儿，想着爸爸出海回来，一定能像那位渔民那样，捕获很多很多的鱼。

在家乡待了三天，回去时，他再次经过这家饭店，把所有的十六枚都买了下来。为了携带方便，老板帮他把十六枚的鳍棘剪了。没了他口中所谓的“鳍枪”，十六枚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原先那份完美的气势有了缺憾。装鱼的泡沫箱撒了冰，透明的冰粒簇拥在十六枚周围，那只白眼圈黑眼珠的眼睛瞪着，张开的嘴巴似乎欲言又止。

到家打开来，一摸，被冻的十六枚躯干硬邦邦的，面目模糊，仿佛蒙了一层浅白色的薄纱。他没有急于解冻，而是放进了冰柜。他想，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家乡，那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牵挂的亲人，就把储藏十六枚当做是对家乡的记忆吧。

那天，他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一张熟悉的脸。想了一下，不由得笑了。这个小饭店的老板，上身穿着大襟粗布衣，下身是裤裆特别大的黑色笼裤，他在直播赶海。他的直播间粉丝有两万多了，想起自己还在那里买过海产品。于是，点了关注。

回了一趟家乡，他才搞清楚十六枚的学名叫“华髭鲷”。在海洋鱼类这个大家庭中，属“少数鱼族”，出场的几率并不高，想要捕捉它不容易，但它依然不温不火地存在着。他想，这是一条多么低调的鱼啊。

履之留痕

黄杨尖探秋

□薛晓波 文/摄

周末的晨光，穿透云层，带着恰到好处暖意。骑上摩托车，一路驶向黄杨尖，便来到了山脚下的慧云寺。循着香火的气，踏入这座寺庙，穿过一重又一重的殿堂，飞檐翘角下的铜铃轻响，殿内的诵经声与山间的风声交织，竟一时让人忘了尘世的喧嚣。行至寺的后门，一条沿溪的山道便在眼前铺展开来，因需穿过寺庙方能抵达，这里少有人迹，更显清幽。

今年夏天，舟山的雨水格外吝啬，往日潺潺流淌的小溪早已干涸。裸露的溪床铺满圆润的鹅卵石，像是一串串念珠，静静诉说着水流曾有的欢腾。即便没了溪水的映衬，一旁的树林间仍生机盎然，各色花草肆意生长，白色的洁净如雪，黄色的明媚似霞，红色的热烈如火，在秋阳下缀满了绿意盎然的枝头，为山道平添了几分绚烂。

山间的空气格外清新，带着草木的清香与野花的芬芳。蜜蜂在花丛间嗡嗡穿梭，蝴蝶扇动着斑斓的羽翼，全然不顾闯入者的脚步。它们习惯了这里的幽静，对陌生人的到来毫不在意，倒是给了我近距离观赏与拍摄的便利。

蹲下身，看着蜜蜂在黄花与野菊花间专注地采蜜，光影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印记，将花草与蜂蝶的身影勾勒得愈发灵动。不远处，几只蝴蝶在花丛中重叠起舞，时而聚拢，时而散开，在光影的变幻中竟让人分不清还是两只还是三只。这般灵动的景致，按下快门的瞬间便成了永恒。

秋阳正好，风也温柔。站在山道上远眺，黄杨尖的轮廓在秋阳下愈发清晰。没有了夏日的燥热，也没有了溪水的欢腾，此刻的山谷更显清宁，风穿过树林的沙沙声，便是最动听的秋语。静坐

片刻，心中满是安然，忽然懂得，秋的美不仅在于斑斓之色，更在于那份沉淀后的从容。就如同干涸的小溪，渐隐了往日的活力，却藏着岁月流转的智慧；就如同这清宁的山道，虽少有人问津，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清幽与生机。

生活亦是如此，不必强求处处热闹张扬。那些看似平淡的景致，就如不期而遇的美好，往往藏着最动人的意趣。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每一处风景，便能在寻常日子里觅得内心的丰盈与安然。



诗风雅韵

晾回忆

□晨竹

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
总想把泛黄的皱巴巴的
那回忆，一帧一帧
摊开来晾一晾

满是折痕的书页
起伏得太锋利像是
不远处回头的刻意
——那些曾经的故事

三明治里的番茄酱很浓
我被酸得发颤
忽然发现有番茄片
——之前的故事有清新但不
多是稠成酱的糊涂

想写怀念，
“我那个时候啊”
但回忆太饱了，打着嗝
从眼角呕吐出来，再也
不可能咽回去了吧

记忆会上头，演一遍
尴尬到脚趾抠地，不
免得要自己说服，我说
太笨了，好像
——哎，但我又讨厌聪明

黎明的鸟歌唱的时候
我习惯接着赖在床上
又入梦里才明白
流水的混沌它烂
不可能比鸟鸣清澈

午间缓起，催了好几次
不可以不执着的单纯
它懒得去真诚

天很蓝，云厚厚地嵌着
乱想得多了，飞机飞远了

屋檐下

肠衣里的旧时光

□宗介玲

闲时去旅行途中，绿皮火车缓缓停靠站台，乘客们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念着暂时逃离车上嘈杂和逼仄的环境，我挽着先生下车，走到月台透气。站台上，从三三两两的行人缝隙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一辆挂满零食、饮料和水果的绿色小推车，正是车站的零食售卖车。

车上，待售卖的商品围着小车一圈一圈用绳子穿起来挂着，挨着车轮下面一圈是各种当地特产；往上一圈是各种膨化食品，虾条、薯片、花生、瓜子之类的小零食；再上一层，小小的车厢里面装的各种饮料酒水；最上面的小柜货架上，便是包装好的新鲜水果。在满满当当一车零食中，我意外发现了一排风味红肠衣，每一根都有3个大拇指那么粗，大红色的包装肠衣，有牛肉味和鸡肉味两种，甚为惊喜，遂两个口味各买了一根带上车慢慢品尝。在未知的地方，某个时刻，在火车站买到这样的红肠衣，一时间，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跟着妈妈坐火车，同样的绿皮火车，同样的站台和食品，一瞬间时空回溯到了我6岁那一年。

那时的我跟着妈妈远行，从山东到安徽，跟随着时代南下务工，数十个小时的晃晃悠悠，对于一个幼年的孩童来说太过漫长。没有电子设备的解闷，耳边充斥着闲谈声、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每当零食售卖车经过时，我与同车小伙伴的嬉闹总会不自觉地停止，眼神被花花绿绿的食品包装牵引，长久地凝望、跟随，直到整个小车推过去，目光中只剩下乘务员的背影。

6岁的我，脑壳里装的念头是，妈妈挣钱不容易，钱要省着花，饭吃饱就好。自然，我从没有开口向妈妈要过任何零食。那时的我却不知，所有

的渴望与忍耐，妈妈都一丝不落地看在眼里。

当再一次零售售卖车的叫卖声响起时，妈妈问我：“快晌午了，饿了吗，要不要吃个煎饼？”我低着头，悄悄看了看对面正嚼着卤鸡爪的爷爷，不经意地舔了舔嘴唇，那一刻，想吃零食的心情到达了巅峰。我摇了摇头说：“妈妈，我不饿，但是我想吃那好看袋子装着的東西。”妈妈拦下了小推车，让我自己挑选。选择这种事情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都是困难的。我拿拿放放了好久也不知道要什么，最后想起来电视上放过一则火腿肠广告：“妈妈，我想要火腿肠！”然而，乘务员找遍了小推车，却没找到一根火腿肠，乘务员阿姨随即热情地给我推荐起其他美味。我有点委屈、又有点赌气，别过头，手默默抠着火车座椅上的蓝色椅罩，不愿再看小车上的任何东西。

正巧，火车停靠在了站台，记忆中，空旷的水泥地面上挤满了推着小车售卖东西的摊主，那琳琅满目的货架印象里也格外好看。妈妈直接推拉开车窗问道：“有火腿肠吗？我们要一根。”只见一个微胖身材、烫着大波浪的阿姨笑嘻嘻地递过来一根红肠衣：“5毛钱一根。”“便宜一点吧，3毛行不？”“不行不行，小本买卖。”见我妈妈要讲价，那阿姨有些想收回举起火腿肠的手。“妈妈。”我轻轻喊了一句，打断了还想再继续讲价的母亲。妈妈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地说：“好吧，那来一根吧。”一边从随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5毛钱纸币递了过去，换回了窗外那高举过来的红肠衣。

红肠肠可真大啊，6岁的小手掌，竟然握不过来。妈妈撕掉肠衣，掰开一半让我两只手捧着吃：

“妈妈，你吃。”我把火腿肠递给妈妈。“妈妈不饿，你先吃吧。”或许是年幼，我还理解不了善意的谎言和拳拳母爱之间的联系，只全身心地投入了馋虫的世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粉红色的肠体，咬一口，软软的，咀嚼起来还有糯糯的颗粒感，沙沙的、面面的，比肉还香，太好吃了，跟我之前吃过的所有饭菜都不是一个味道。我一口气吃了半根，剩下的留给妈妈吃。妈妈微笑着接过去，仔仔细细包好肠衣，没有吃一口，说是给我留做晚饭。

之后的火车行程，过得又快又愉悦。看吧，小孩子的世界总是那么简单，一根红肠衣，就能开心了一趟旅程；一根红肠衣，就能丰满了一段童年时光。

某日下班，在小区门口也发现了红肠衣的身影，是那种路边小摊卖的。正巧妈妈来看我，我俩饭后遛弯时路过，买了两根。“你好，帮我刷点辣酱，再来点孜然。”身后，付款声响起：“微信收款，8元整。”现在的红肠衣是铁板烤，肠体上还改了花刀，表皮烤得酥酥脆脆，加上各种可供选择的调味料，似乎已经渐渐模糊了我对最初红肠衣的记忆。记忆就这么被拉回，跟妈妈说起来那年火车站的红肠衣时，妈妈很惊讶地说：“当年的淀粉肠才5毛钱一根，现在竟然要4元钱一根！太贵了，真是太贵了。”我望向妈妈，咬了一口说：“别担心，妈，您女儿挣钱了，现在我们可以实现红肠衣自由了。”妈妈看着我，微微一笑，咬了一口手里的肠说：“女儿买的，就是香。”或许妈妈不能理解“红肠衣自由”的真正含义，但她知道，女儿爱她，就像她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回旋镖一样的岁月，是这般美好，只是，能寻到相似的红肠衣，却再也寻不回那份逝去的旧时光。

